主编:杨桂青　编辑:王若熙　设计: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777　邮箱:jykexue@126.com
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中国教育报

◉教育之道

教师应做人工智能教育的守望者

雷蕾　郭全中

近期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ChatGPT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只是数字化发展的“冰山一角”,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不仅仅是技术赋能教育,更是颠覆与重构教育理念与模式、重塑教育生态系统的过程。

我国教育数字化的步伐从未停歇,相关政策的连续发布为教育变革提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数字化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转型、变革与发展,更是助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

教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者,在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实践主体的素养能力和反馈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智能系统迭代循环的速度、演化方向及发展水平。由此可见,教师是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深化发展的关键节点。面对教育数字化变革,教师如何超越固化的视野与惯性思维模式,认识自身所处的复杂环境,调整并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以适应新的教育生态,是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从宏观政策迈入应用场景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大学路小学教育集团西把栅校区学生拼装遥控机器人。　新华社发

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 教师要坚守人工智能教育初心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速度加快,生产、消费、组织和服务形态发生了深刻转变,职业系统的稳定程度普遍下降,充满不确定性。社会数字化转型早已走在教育数字化之前,教育面临着来自外界社会变化所引发的适应性挑战。

尽管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初心是确定的。教育是人类文明延续与传承的重要环节,应关注学生如何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如何创建美好生活与社会。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质是利用机器来代替低端重复的劳动力,促使人类的身心获得更加高维、深入的生命体验与成长。因此,关注学生情绪、情感与感觉,塑造面对美好事物的知识体验,进行感性陶冶与价值形塑的情感、思政教育,是更应关注的教育向度。其次,教育应侧重培养学生在泛在的知识网络与信息洪流中,进行批判、跨界创新与创造等的高阶思维能力。未来教育应提供跨界融合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具备应对未来各种挑战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拥抱更多可能性。

化冲击为契机 教师应助推教育格局升维

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师所造成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情绪是显见的。例如,教师可能因不习惯使用新的技术应用而产生困惑及抵触;教师从过去权威、主导的角色转变为系统的支持者、协助者和监督者,其主体性受到挑战;教师也可能陷入被智能导师替代的担忧和恐慌,感叹技不如人;教师还有可能因一味接受技术,受技术牵制而缺少创新实践的动力。

以现有教育格局来看,人工智能的确接管了许多曾经属于教师的工作,但是长远来看,正因为如此,教育有可能更加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教育发生的时空限制将会被进一步打破。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教师可通过减负与增效两种机制,适应未来教育生态格局。教师可借助智能教学助手完成点名、测评、收发作业、批改作业、监考等教学活动,减少日常重复性的工作,从而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教学研究与设计等工作,提高工作效能。教师可借助数据平台汇总学习过程与效果的多重数据,掌握学情,快速诊断问题并进行个性化干预。教师还可融合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借助“数字分身”,或者引入人工智能导师、助教及学伴,构建全时空交互课堂,让学习随时随地、知识无处不在,让课堂变得更具有挑战性、高阶性与创造性。

化解技术风险 教师应做好文化和价值引领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在复杂性、稳定性、可解释性与公平性等方面仍有局限,尚存许多伦理争议。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创新扩散,并非总如预期设想,难免会行差踏错。例如,人工智能在应用时因个体差异而引发的数字鸿沟,会对教育公平产生影响。教育数据的收集是否征得学生与教师的同意,是否过度收集,数据存储与传输是否安全,都关系着学生及教师的个人隐私。不透明且缺乏解释性的算法,难以让教师与学生对教育诊断结论及智能决策产生信任。且基于过往历史数据所形成的单一算法模型,容易导致偏见与思维定势。人工智能可能以教育的手段与工具僭越为目标与价值,变相“奴役”教育者与学习者。此外,还有知识产权、学术不端、师生关系淡漠等伴随技术应用所产生的各种风险。

人工智能教育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应的文化与价值引领。作为教育场景中的重要主体,教师也是传统教育与智能教育边界线上的守望者,应坚守教育初心与原则,化解技术与教育理念之间的冲突。因此,教师不仅需要掌握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如何教学,更需要了解并掌握教育中的算法原理,防范技术对教育的异化,引导学生正确、合理地使用人工智能。教师应认识到教育的多元性,避免顺从单一算法模型,形成歧视与偏见。在人工智能与教师的双向关系中,人工智能是辅助决策的机器工具,而教师才是做决策的能动主体。在执行层面,人机协同与高度融合需要教师根据教育情境进行有效的把控与协调。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学生权益的重要决策上,教师更应对人工智能的决策保持审慎态度。教师还应将技术应用中所产生的危害与负面影响,及时反馈给智能教育系统的设计者,推动算法完善。随着智能导师、学伴等机器人逐渐参与师生互动,教师也不应忘记教育是一个灵魂点亮另一个灵魂的使命,与学生保持有温度的交流,维系亲密的师生关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向未来教育的必经之路。在重塑未来教育生态的进程中,教师应明确自身所处的时代与所肩负的使命,正视新旧交替所产生的混沌,拒斥技术悲观主义的论调,规避技术乐观主义的错误,提升自己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胜任力,促进人工智能在与教育深融中释放更多的潜能。

(雷蕾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郭全中系该院教授、江苏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

◉微教研

面对网络游戏的教育姿态

孙力

如今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让网络游戏市场日渐繁荣,网络游戏所具有的经济产能,成为当前社会中的热门行业。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遣方式之一。

“游戏”人生弊大于利。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面对学业、就业等各种压力,有的大学生没有快速将这些压力转变为进步的动力,反而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通过网络游戏来释放。适度的休闲无可厚非,如果休闲方式是积极的、健康的,还能提升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促进学业进步。但由于网络游戏监管不力,大学生接触到的网络游戏往往带有消极因素,甚至具有严重危害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去甚远。尤其“游戏”属性契合了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导致游戏成瘾,严重影响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严重者甚至无法与家人、老师和同伴进行正常的交流。

这种严重的游戏成瘾现象,已经给大学生个体成长、大学生群体亚文化形成了负面影响。有关方面应建立健全网络游戏审查和退出机制,对所有网络游戏进行审查,制定不健康游戏惩罚制度,对生产劣质游戏的厂家、游戏设计者和营销商,视其危害程度进行惩罚,从源头上杜绝恶性游戏的产生,同时对网吧进行规范教育,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游戏宣传活动,强制性地引导游戏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对于教育者而言,不要抱怨社会对不良网络游戏监管不力,也不能坐等网络游戏健康化。教师要发现并利用网络游戏文化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改变网络游戏所蕴含的消极部分,既可以让学生在生活压力繁重的当今有一个休息、放松的方式,也能通过游戏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掌握着教育规律,拥有着育人本领,在劣质网络游戏充斥、泛滥的背景下,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善于利用教育智慧消解网络游戏的“成瘾”逻辑,一方面,从网络游戏那里“抢夺”大学生,把“成瘾”的学生拉回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轨道;另一方面,直面网络游戏的强大挑战,对网络游戏进行“去伪存真”,把其正面因素运用到教学中来,培养学生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并引导学生建构健康的休闲观和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一是深刻理解游戏是人的天性。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利诺创立了“快乐之家”,让儿童通过各种游戏与活动获得自由的成长,足见游戏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德国哲学家席勒认为,人在游戏中获得了自由的体验。日本学者井深大曾说,游戏是孩子的第二生命。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先哲所述是传统意义上的游戏,而不是网络游戏。多数传统游戏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筛选,能够为游戏者带来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欢愉,具有人们普遍认可的教育价值。但是网络游戏不同,它诞生的时间短,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历史的检验,且因其背后的“暴利”,致使游戏内容往往会迎合人性中的弱点,“有意”让人上瘾,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自动”成为游戏商牟利链条上持续的利益供给方。因此,教师在意识到人的游戏天性的同时,要高度警惕网络游戏“反天性”的一面,谨防学生上瘾,迷失自我,为不良商人牟利,致使形成恶性循环。

二是批判地利用网络游戏进行价值引导。当前,教育教学管理者和广大教师要积极主动作为,不回避“铺天盖地”的网络游戏,和学生一起直面它们,并利用它们进行价值观教育。价值引导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错误价值观的批判,二是对正确价值观的肯定和引导。由于缺乏监管,网络游戏良莠不齐,不过,有些游戏则体现了民族文化特点,弘扬了仁爱、友善、和谐、诚信、好学等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教师不妨利用这些游戏的特点,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强化这些价值观念,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而设计优质的网络游戏,体现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底蕴,传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让学生在玩网络游戏时形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是网络游戏文化育人的最重要内容,也是网络游戏能够长久发展的正确姿势。这一点应引起游戏设计者和生产方的注意。

三是将健康的网络游戏引入日常教育教学。积极挖掘和发挥网络游戏中所具有的综合育人价值,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方面,将其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积极引导更多的大学生正确选择优质网络游戏。

一方面,以不同的教育维度分析一款网络游戏,充分了解这款游戏吸引游戏者的“逻辑”、所隐含的价值观、所具有的教育性及其正反面育人价值等。这种方式可以让教师快速认识网络游戏对于学生的实际影响,利用网络游戏中所具有的教育价值有效减少不同的网络游戏所具有的负面作用,并鼓励大学生通过网络游戏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素养。

另一方面,从当前教育技术和教学设计角度研究网络游戏,在网络游戏中渗透和加入教育教学内容,规避使用游戏者所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清楚,在应用网络游戏时也同样要遵守社会公德。尤其是网络游戏中的匿名性而导致的网络暴力等,需要学校和教师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引导大学生选择正确且优质的网络游戏。

四是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休闲方式。马克思把自由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娱乐和休息的闲暇时间”,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时间;另一种是“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也就是从事高级活动的时间。学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时间,但对这些自由时间的分配,不仅体现了生命的质量,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身心成长。网络游戏只是万种休闲方式中的一种,且是一种难以控制时间、易于成瘾的一种。教师要关心学生的课外生活,帮助学生形成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旦形成,学生会自动形成对网络游戏等复杂、危险的休闲方式的正确判断,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袭。美学家朱光潜说,消遣虽似细枝末节,却与民族性格国家风纪都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的休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教师、家长切不可等闲视之,而是要形成合力,帮助学生形成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休闲方式甚至生活方式,让学生茁壮成长、全面发展,成长为社会栋梁。

总之,在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干扰下,教师要做“勇者”,运用“浑身解数”,呵护自己那些易于被不良文化“侵扰”的学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他们,让他们在人生关键阶段获得抵御不良文化的智慧、与“狼”共舞的意志,冲破不良游戏包围圈,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作者单位系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习研究

劳动精神小酌

张晶

马克思指出,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强调“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劳动教育要以“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等为总体目标,使劳动精神培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中得以彰显。

劳动精神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关键,蕴含丰富而深刻的人性意蕴。深刻认识劳动精神的“勤俭、奋斗、创新、奉献”要义,需要处理好人的求生与节欲、自主、思欲及情欲等需要的关系,从而使人形成认知认同和行动认同,知行合一,牢固树立劳动精神。

调和求生与节欲之间的矛盾,树立“勤俭”的人生智慧。一方面,求生是人本能的一种渴望,人为自身生存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也“生产着”自己的全面性。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辛勤劳动是人实现求生需要的内在规定和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人在达到基本生存的境况后,会衍生出对物质享受的欲望。物欲是人对生存的物质追求,也是人性的基本需要。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认为,“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人的物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后,要对自身内在的“物欲”和外在的“物”均能保持理性合宜的态度,这就需要求生与节欲相统一。节欲是对物欲的理性控制和意志自律,与物欲相对立,是对人的消费本能的拮抗。勤俭是节欲的实践表征,是源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智慧。因此,勤俭不是一种对消费与生产所做的妥协态度,而是从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的总和中实现。劳动精神的勤俭意蕴在于勤劳奋进和理性节制的双重价值,能以道德意志调和人的求生与节欲需要,使两者和谐共生。

满足人的自主需要,在“奋斗”中升华人的本质力量。“自主”是人向着真正的人的地位攀登的渴望,包括思想上的独立思考权利与人身自由权利的统一。人是通过奋斗实现自我发展的。在奋斗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前提是,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得到确认、得到充分发挥、获得全面升华,这一过程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建构。以奋斗为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发展。人不是在外在环境的逼迫下被动地生存,而是主动地生活,在追求自由和解放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能激发人在实践中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捍卫人在实践场域的主体性地位,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能锻造人自强不息、勇于奋斗的道德意志,并将这种道德意志外化为敢为人先、积极进取的奋斗姿态;能抵制人的消极心态和行为,使人在奋斗中不断达到自主境界。

激越人的思想,为“创新”注入“催化剂”。思想是人最本质的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能思考。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劳动不只是铲子和犁,而且是一种思维。思考是劳动铸就的人性本质力量,是创新之源,创新则是思想最具价值的表达方式。创新地运用人的本质力量的能力是内化于人的,是人的“第一潜能”。人正是在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运用人的本质力量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中,将思考力转化为创新力和创造力,使得人的思考本能得以激活并发展,实践主体的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得以体现。创新精神是劳动主体的内在驱动力,劳动精神是激发创新活力的有效途径。创新精神彰显出人、社会、自然和文化等多方面创新力量有机统一的整体性,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载体,以自然和文化为依据,是人的本质力量中的高阶样态,亦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

不断升华人的情欲,彰显超越功利的“奉献”。情欲见之于形,隐藏于心,是把人联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吸力线。人自身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占有倾向,这种意愿来自生存需要;另一种是生存倾向,即以奉献、分享和牺牲为乐。奉献是人性中内含的一种生存倾向,是现实的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时的一种高尚情操,能满足人在社会性发展中与他人、社会、国家之间的情感关怀欲望,即满足人性的情欲。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情欲,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社会的生物。奉献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目的的充分体现。在现代社会,奉献这种精神标识的“德性”,是人类追求自身本质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超越功利的道德品格。这种品格,不受物质利益与地位的影响,不是单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类社会的联系。人在奉献中与社会建立起利他性连接,由此生成人的崇高感和被尊重感,而崇高感和被尊重感正是人的高级情感需要,被赋予了道德上的意义和价值。奉献不仅能满足获得自尊的需要,还能满足为他者尊严服务的情感需要,既体现出在个体维度上的崇高德性,又昭示着在社会维度上的正义价值。

由此,勤俭能调和求生与节欲之间的矛盾,使人获得更加健康、平衡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奋斗能为自主开辟道路,促发人的精神生长并使其达到自主境界;创新能激发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使人性内涵获得极大丰富和扩展;奉献能提升个体和社会的价值维度,实现人的高级情欲需要。质言之,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是人的生命意义的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内生的劳动精神,能满足多方面的人性本真需求,具有促进人性升华和为社会价值体系提供精神动力的双重价值。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师大基地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全息化’劳动教育实践体系研究”成果)

“六艺”蕴含的育人智慧

郭强

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是助力新时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其质量提升,可以从古代的六艺教育中汲取智慧。

关于六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注曰:“礼,五礼之义。乐,六乐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节。书,六书之品。数,九数之计。”从现代教育学的视角看,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共同构成了六艺课程体系。六艺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课程,但相当于以六门学科为中心而组成的分科课程,已然具备了现代分科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古典分科课程的成熟形态。

作为西周学校的基本课程,六艺首先是一种道艺教育,同时兼具了德、行教育的职能。西周学校,无论国学,抑或乡学,均授三教——德、行、艺。其中,德、行之教为一体两面,兼修内外,意为修德,即郑玄所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此为一类。而艺之教为另一类,意为学道。根据《周礼》,国学以三德、三行为教。三德,即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即孝行、友行、顺行。由大司徒之属师氏负责教育,教育对象是国子。乡学则以六德、六行为教。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乡学的教育对象为万民。在官学与乡学中,虽德、行之教有三六之别,但艺之教却并无二致,均为六艺。但德、行之教与艺之教地位并不平衡,德行为先、艺为后,至德是道艺的根本。

以道艺之教为首要属性的六艺,还兼备了“育德”之教的课程属性。六艺之首的礼,充分体现了育德的特点。礼,即礼教,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是关于祭祀、丧葬、朝见、军事、宴庆的五种典礼。礼既是各种贯穿于贵族社会生活中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礼仪,也是一门有关礼制、法律、礼仪、仪俗教育的专门课程。作为礼法,礼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以血统远近区别尊卑亲疏的等级制度,即宗法制。作为课程,礼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教育为一体,教导和要求每个人熟稔揖让进退礼节、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遵守礼制,不跨等级,是中国思政课程之滥觞。

除了礼,其他“五艺”在传授各种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承载了思想、道德、政治教育的意图,蕴含着定君臣之义、长幼之序的礼仪、德行之教。

乐,即乐教,是集合了音乐、诗歌和舞蹈为一体的课程,包括《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六乐。礼重在约束外在行为,乐重在调和内在情感。礼、乐配合,教化民众,所谓“乐合同,礼别异”。

射、御是关于射箭训练和驾驶战车的军事训练课程。射,即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根据《礼记·射义》,射箭训练时,不同等级的人须先行不同等级的礼,诸侯行燕礼以明君臣之义,卿、大夫、士则行乡饮酒之礼以明长幼秩序,而射箭反映的是内在德行,即所谓“射以观德”。驭,即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不仅对驾车的纯熟、稳定和节奏提出要求,更蕴含了向君王致敬并辅佐君王治国安邦的君臣之义。

书、数是关于读、写、算的两门基础文化课程。六书,即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是识字、书写课程。九数,即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是算学、算术课程。相对于乐、射、御三门分科课程承载的育德理念,书、数更偏重于基础知识的获取和日常生活的应用。

古今中外,在课程的教育性属性中,意识形态属性是首要的,具有统领、引领的性质和普遍性、客观性的特点。毫无例外,学校课程的意识形态属性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特点。六艺也概莫能外,它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为一体,构建了中国较早的育人体系。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历史演进与当代观照研究”[22JYB021]成果)